

里

乘

里藥卷十目次

記粵寇倡亂之始

記粵寇渠魁事跡

石達開

書秦小羅

書傅善祥

易容之

江西劉某

富賈某

中州某生

陳氏女

山東某縣幕友

林明府

趙孝廉

方復菴封翁

汪熊臣

徽州某甲

院北粵東兩奇女

陳祥浦

小喜子

某甲

朱封翁

里乘卷十

桐城 許奉恩 秋瓶

記粵寇倡亂之始

粵寇倡亂之始傳聞不一今據近是者記之初粵西潯州府桂平縣某鄉有古刹蕪廢無僧住持鄉人士遂設爲公所中舊供關聖觀音諸神塑像因共傭一人居守奉香火兼司啟鑰掃除等役土豪韋鎮故虎而冠素惑于天主教崇奉甚嚴其黨二千餘人議建天主堂因嗾韋至剝擯諸神像改祀天主傭者恐于衆怒拒不許韋

訶之曰爾敢抗吾耶爾但聽吾命脫衆有議之者有吾  
在不預爾事備者懼其橫暴不得已從之無何衆至剝  
見之果大譁及詰備者知其繇益怒羣擲天主於地蹴  
毀之仍供諸神如初韋之黨耳其事報韋韋怒往與衆  
理語多悖謬衆竊議曰察韋氏子所言所行殆病狂必  
及於禍吾儕須早爲之計先發制之庶免波及鄉鎮固  
有巡檢才頗明幹衆詣倩想崖宋乞發弓弁往擒韋及  
其黨之魁巡檢謂非細故位卑恐干上官議盍浪好事  
且韋黨甚衆如不能就擒更速激其變必須計萬全乃

可行衆曰公第聲言奉郡密檄訪緝左道惑衆者不須  
公爲力吾儕自有計縛獻厝下然必公親往方能有濟  
否則姑息遺患爲虺不摧爲蛇奈何異日事發公亦不  
能辭咎巡檢深然其言爰率衆往乘其不備遂擒韋並  
其黨十餘人星夜檻馳赴縣同謁縣令委曲白所事令  
素選懦聞衆言噤不敢聲意頗嫌衆等多事比謀諸幕  
賓謂宜請郡守主裁令如言謁守守亦茫無灼見惟命  
暫將韋等下於獄待讞得左証再如律處治韋等既下  
獄令殊不以爲意旣而韋在獄上書訟寃毅然以崇奉

天主教自任不少諱且言世上天地君親祖宗神祇皆聽命於天主可惜世人不察吾將大倡其教普救天下並求釋放出獄宜反坐巡檢等人結黨畔道罪名云云滿紙邪說令置不理韋之黨知令庸弱無能將謀劫獄鄉人士偵知之亟白令乞爲備因謂韋所上書即可據爲左証速治其罪無使滋蔓令但笑謝之韋之黨聞鄉人士所言怒甚遂劫韋等於獄首報怨於鄉人士大肆屠掠幸免者十之一二此倡亂之始也

記粵寇渠魁事跡



洪秀全蠶魁也藉名捕魚出沒海中專務劫掠其黨散  
布港汊一遇商舶經過吹唇聲號各港聞之頃刻彙集  
劫得貨財悉先上之洪而後瓜分賈客罹其害者指不  
勝屈洪素與相者楊秀清善楊先業儒應童子試屢黜  
於有司窮乏不能自存遂棄儒賣卜以資糊口性極狡  
黠能察言辨色臆斷吉凶禍福多奇中人頗神之緣嗜  
博博又輒負賴洪時濟其急心德之而欲有以報爰時  
以非分譖之謀不軌嘗與洪之黨飲酣談天下形勢及  
用兵之法瞭如指掌並謬稱洪相貴不可言然舍已不

勝卧龍任洪黨信其言欣述於洪皆頓首稱賀洪益自負會韋逆劫獄倡亂恐勢孤不足抗大兵知洪有異志其黨乃往說洪奉爲僞天王以楊秀清爲軍師稱僞東王韋自爲大將軍僭稱北王又以蕭朝貴爲僞西王馮雲山爲僞南王蕭馮兩賊事跡不得其詳或曰皆海洋劇盜耳

石達開

石達開者以財雄一方素慕遊俠好結納而不擇其人門下食客實繁有徒類多無賴石居恒惟日與健兒馳

馬較射擊槌舞槩以爲樂先是其鄉有峻嶺爲劇盜所據劫取過往財物無幸脫者有閩客挾重貲經此聞而心悸久耳石名因投刺踵謁備陳衷曲乞庇護石憐而許之款留少住將擇健兒衛送過嶺盜聞之怒甚率其黨百人徑至石家欲圖擄奪石聞盜至令開門召入告之曰壯士之所欲者貨財也第念閩客挾重貲拋離鄉井以謀得什一意良苦今壯士不諒其衷將盡攘爲已有彼則本之不存利將焉望僕也滋不忍敢爲緩頰因準閩客貲約計五千金乃解囊如數列金于几謂曰聊

備不展敬獻壯士代客請命倘壯士矜而宥之卽不帝  
身受其賜羣盜相顧嘆曰人言石公重義輕財信然吾  
儕所爲殆非人類今重違公命但令閩客就道毋恐然  
公所惠豐腆受之有愧敢辭石大悅治席爲閩客祖餞  
兼酌羣盜酒酣彼此傾吐肝膽意氣契洽相見恨晚席  
散閩客拜謝而別羣盜興辭石仍出前金殷勤投贈推  
讓再三始受其半羣盜旣歸感石謀有以報之值石初  
度因備奇珍異寶錦繡牲醴之屬往爲壽石大合樂譙  
客三日盜亦在座有與石挾嫌者密報邑令謂石時藏

盜於家恐不免爲地方之害令正患盜聞言亟督兵役馳往圍其宅並石與盜盡擒之禁於獄中石與楊秀清故爲莫逆交嘗貸楊金而不責償楊旣爲僞東王欲報石德會石下獄遂劫出之稱爲僞翼王云

里蔡子曰粵寇之變雖曰天運使然而人事究亦難逃其責也我聞金田嘯聚其初黨羽不過三百餘人向使地方有司果能設法化導格其邪心固善萬一若曹執迷不悟卽乘其勢尚未張一鼓殲之消患未形亦不爲虐所謂去莠安良亦賢有司之責也乃計不出此卒使

星星燧火燎及崑岡涓涓汎泉蕩成巨浸迨順流下窟  
竊據金陵十餘年來沿江一帶民無完居屠毒生靈不  
可數計試觀其猖獗無忌形同梟獍不真令人髮指哉  
有自粵西來者言衆賊實無伎倆卽韋逆而論以巡檢  
下僚督衆往捕如縛鷄犬其易可知似此巡檢膽識亦  
殊過人而大吏聞之不賞其功反怪多事時事如此真  
可浩嘆故當其金田倡亂都人士懼其被累亦曾密白  
邑令邑令亦曾密白郡守郡守亦曾密白司道巡撫皆  
一一瞪目相視嘿無一語大都意存諱盜粉飾偷安方

且以持重自矜決不肯輕舉妄動激生事端致挂吏議  
噫嘻爲虺不摧爲蛇奈何忍之須臾而孰知後日之旤  
如此之烈哉子虎口餘生備嘗艱苦閒關萬里徼倖生  
還回憶十餘年來目擊流離瑣尾情形時復傷心酸鼻  
而推原其始當日之爲封疆大吏者雖百身亦豈能贖  
其罪哉

書秦小羅

初粵寇陷金陵僞東王楊賊秀清就何紳宦住宅改造  
僞王府窮極奢侈又製廣大榻可容十人每夕輪選所

掠婦女九人伴寢淫媾無度婦女之含羞賫忿抑鬱以  
死者日踵相接也一日楊賊夜醢庖人進麵一盞時賊  
已中酒不能食以食侍者七竅噴血立斃賊驚且怒以  
人之謀鳩已也盡出所有婦女不下于人發僞官研訊  
僞官承賊意旨將次第嚴加拷掠忽一女年可十六七  
柳眉蘊怒杏靨含嗔裊娜而前嬌聲喝曰謀鳩殺楊賊  
者我秦小羅也不預他人事僞官詰之曰自賊陷城不  
幸一門慘遭屠戮我被擄在此所以暫緩須臾無死者  
原欲棄閒手刃賊首以泄家國恨奈苦無兵械又不得



當祇藏有砒屑少許爲他日自盡地適見麵心動因潛  
下之將圖一快意雖粉骨亦甘心焉今計不成數也然  
觀賊所爲必膺天誅特時未至耳我死固不足惜獨怪  
爾曹儼然鬚眉男子孰非食毛踐土竟腆顏事賊爲之  
爪牙受其豕畜而犬吠之一旦天兵雲集醜類盡殲漏  
網難期噬臍莫及而爾曹悞入迷途不知早爲自新智  
反出我女子下矣不亦羞乎僞官聞言頰首愧汗箝口  
無語會楊賊僞旨疊次敦逼問狀僞官不敢諱遂以實  
告賊怒命寸磔以警衆小羅引頸受刃全無懼色賊黨

見者多竊竊稱歎越日僞官竟慚悔自經以殉小羅名  
敷金陵人僞官姓名里居無可考

里蔡子曰方粵寇蔓延兩江總督某以封疆大吏奉

命九江防勦遲遲其行卒乃掩耳盜鈴開門揖盜長江  
上下縱橫亘亘千餘里城郭閭閻悉罹烽燹彼雖一死  
不能蔽辜試繩其初心豈有涓埃計及於報 國哉小  
羅一女子耳猶知以泄家 國恨爲重同一死也小羅  
之死重如泰山矣君子於是悲小羅有殺賊之心無殺  
賊之力而又歎兩江總督有殺賊之力無殺賊之心天

下事何其相左也觀小羅所言能使僞官慚悔自經而  
凡天下之爲鬚眉男子者能不聞風興起乎

書傳善祥

傳善祥者亦金陵女子之授僞職爲女丞相者也容華  
媚冶資性儇黠幼讀書粗知大義詩賦文詞頗能暢曉  
年十六嫁同邑王生生故寒素爲人樸鈍齒逾弱冠猶  
艱於一衿傳自歎所適不淑每庸奴其夫生心雖嫌之  
而口不敢言嘗應童子試被黜歸傳適在門他顧若無  
睹生恚詬之傳誚讓之曰因休矣爲丈夫者年二十許

尚不能博一衿猶負氣嚇婆子復何爲者可惜妾非丈夫耳假若妾易釵而冠莫道一衿卽掇取科第亦易易也困休矣作此醜態誰耐看耶生聞言益恨恨由此夫妻積不相能旣而粵寇陷金陵生亡去不知所之傅被擄在僞東王府楊賊旣悅其色傅又自銜其才賊大加寵任官以女丞相凡僞文往復皆歸司掌楊賊與傅嘗同飲酒酣戲撫傅背作驕態曰孤以匹夫起市井中提三尺劍從粵西順流而下所過郡縣聞風奔潰今雄踞江南貴爲東王偶一聲呼全軍聽命後宮美人充下陳

者以千計大丈夫處世如斯亦足矣以卿視孤亦可謂  
一世之雄也耶傳時亦微醺恃寵忘形不覺吃吃笑答  
曰困休矣爾不過粵西一小賊幸逢劫數乘閒竊發才  
竄得江南一隅地內受制於天王外受困於官兵而猶  
自足驕人復何爲者可惜妾非丈夫耳假使妾易釵而  
冠莫道江南卽縱橫天下亦易易也困休矣作此醜態  
誰耐看耶賊初以傳必迎合其詞而加諛焉今聞所言  
殊出意外乃勃然變色怒叱曰賤婢安敢侮孤耶立命  
幽諸空室遲明加誅不貸詰旦僞執法者請行刑楊賊

悔之而赧於反齒漫應曰賤婢侮孤罪固不赦但係女  
官不敢自專是不得不請命於天王遂具狀上於僞天  
王洪賊秀全以事無大小皆楊處分此細故何獨請命  
沈思良久笑曰我知之矣爰降僞詔曰按狀女丞相傳  
醉侮東王大不敬罪應立決但念其頗著微勞且屬酒  
後失言如恩從未減着荷校七次禮拜而宥釋之仍許  
復官辦公自贖賊中故奉左道七日禮拜一次七次蓋  
四十有九日云楊賊接僞詔大喜卽命將傅荷校於中  
庭傅亦深自怨悔因取楊賊舊所貽金條脫一雙解自

所着紅羅詞黎子裏好遣左右賫還楊賊並附以書曰  
殿左女丞相臣妾傳善祥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上書東  
王殿下竊以臣妾遭逢高厚福薄災生醉後失檢出言  
無狀冒犯於王王賜臣妾死臣妾何敢愛其死今乃曲  
施矜全不加誅戮僅予荷檢聊示薄罰臣妾再生實王  
所賜犬馬有知能無感激惟是臣妾自獲罪以來五中  
憂懼神思恹恍如失魂魄藐茲孱弱斷難久存蒲柳之  
質雖見宥於風霜蠅蟻之命究莫保於旦暮在臣妾猥  
以女流忝叨異數平章巾幗宅揆綺羅榮幸已極死復

何憾但念未列如嬪之隊而寵逾粉黛三千特膺宰輔之權而報乏涓埃萬一悵對玉葭難倚託於今世願求環草當銜結於來生金條脫一雙王所嘉賚臨死遣使賫繳裹以自着紅羅訶黎子褻服不恭藉寓親愛倘王異日垂念微勞見物如見臣妾可也伏惟起居萬福珍攝千金不盡欲言祈賜省覽焉楊賊循誦來書摩弄二物心大不忍急躡屣出見傅荷校垂淚如蟲網幽花輕盈蒂雨益覺楚楚可憐遂不終日命劈其校遑待七次禮拜乎傅既脫校將屈膝謝楊賊掖而止之仍以金條



脫爲納兩腕攜手而歸自是寵愛較前有加

里蔡子曰善祥始以恃才而反目於夫繼以炫才而辱身於賊甚矣女子之不可有才也吾獨怪與秦小羅生同里閭乃一則以圖賊而甘蹈於死一則以媚賊而若求其生跡其兩人行事一薰一蕕真判若天淵矣試爲顧名思義小羅固不難繼美於羅敷若善祥者則無善可稱不祥莫大焉

### 易容之

粵東有豪傑之士易容之者少孤貧十二歲時爲駐防

漢軍劉氏家牧馬性廉介除歲入傭工錢二五千文一  
介不取劉家甚愛之弱冠忽不辭而去劉使人蹤跡之  
竟不可得越年餘劉僕過委巷見易於此設地市羅列  
無多長物生涯亦殊冷落僕笑問曰子胡爲者主人遇  
汝不薄胡爲不辭而去也易但笑而不答僕又曰自汝  
去後主人使人徧求之不得思汝殊甚我觀汝生涯亦  
殊冷落盍偕我歸以塞主人之思可乎易搖首曰我志  
非人所能測也僕請其說易曰始吾在主人家衣食溫  
飽非不安逸旣思人生在世當自立門戶寄人宇下究

非長策吾歲入傭工錢歷年積得四十餘千小權子母  
當不至凍餓吾志旣決意辭主人必慰留不令遽去不  
如不辭之爲得也吾在此設地市一年有餘日出而出  
日入而入優哉遊哉意甚適也而謂我肯再偕汝歸乎  
主人遇我厚我非忽然忘情者煩君爲我謝主人圖報  
有日請勿以小人爲念僕太息而別歸語主人知易志  
已決難以挽回亦遂置之劉僕去後易慮劉自來相勸  
遷避他巷仍設地市如初忽有夷賈過此相易良久便  
拱手詰問氏族易怪其唐突姑漫應之夷賈謂易曰子

幼至中華愛讀麻衣相書頗深窺其祕相君之而富不可言乃局促作此生活貨與人殊不相稱奈何易益怪其言不倫冷笑對曰我所有資本祇可辦此貨諺所謂量布爲衣量米爲炊是也何勞見笑夷賈曰我非敢笑君也我在某處開張洋行洋貨頗多君如不見棄可在我行中揀選數種置此出售不亦可乎易謝曰承君盛意非敢見拒我就資辦貨貨雖賤固是已物出售與否可以自便尊貨皆珍貴之品如不能出售徒駭人目耳萬一誤令損壞何以償君君雖有盛意不敢從命賈

嘆曰君真至誠大君子也然觀君相斷非長貧賤者君好爲之珍重叮囑而去易思夷賈所言以爲戲已自念熒熒一身並無戚黨依傍提攜何由致富亡何夷賈又來易厭其絮聒不甚爲禮夷賈笑謂易曰君尙憶吾言否易冷笑頷之夷賈徑前執易袂曰君勿見哂我相人窮通百不失一年來默相粵中可致鉅富者惟君一人吾合與君有緣他日別君歸胸中竟刻不能忘今特來與君熟商君肯從我言乎易憮然請問夷賈曰君不肯攜吾行貨物來此足見君至誠我亦不敢相強但吾所

開之行門前隙地甚屬寬厥敢請君遷至行前開設地  
市就近將吾行貨物酌檢代爲出售所售貨物只歸我  
資本如有利息一概歸君可乎易見其言諄懇似非戲  
已者沈思久之乃拱手謝曰屢承下顧深感垂愛旣辱  
相招敢不如命夷賈大喜訂日使人爲易遷至其地初  
粵中洋行共十有三家此行實居其首易旣遷其地每  
代售貨物卽歸其貲不稍短少夷賈喜其至誠情日益  
親不五六年易獲利息已數十餘萬金卽存寄行中顧  
深藏若虛雖獲鉅貲外人多不知者一日夷賈忽具柬

招飲肆筵設席並無別客飲酣夷賈笑謂易曰君知我  
招飲之意乎易笑謝曰寤深訝君客氣正欲請命夷賈  
嘆曰以君至誠故敢以心腹相告我族祚薄丁單自高  
曾而下僅得四人只我有二子其餘三人爲我伯叔行  
齒皆逾六旬景迫桑榆各擁厚貲苦無嗣息頻年疊接  
家書促我遄歸委以後事自我至中國貿易今將三十  
年已一世矣所獲利約計三千萬金有奇屢欲賦歸以  
行務無人可託故遲遲未決今幸得君敢煩作替未知  
君能許我乎易蹙然對曰年來謬承厚愛視同骨肉如

能效力斷不敢辭竊思行務非同細事自願年少材輕  
深恐難肩重任雖君有命不敢與聞賈曰我籌之爛  
熟目前克肩此任捨君更無其人且與君約我此次歸  
去重來與否不能預定如三年不來君卽爲此行主人  
所有貨物貲本概以相贈一切君自主持無庸遲回疑  
慮命紀綱將各款底簿交易並召各款司事人等齊至  
席前賈大聲謂衆曰我已擇日歸去行務已託易君  
料理易君卽汝曹之主勤者賞惰者罰如敢慢侮卽行  
黜退定不寬貸言畢命衆當筵拜易爲主人衆果交口



諾諾羅拜在地易倉卒不能置詞避席答拜踉蹌不安  
夷賈遽牽易袂按令就坐笑自君休矣若曹禮所當拜  
何多讓也易見夷賈所言真實不虛遂亦不復固辭夷  
賈歸後瞬逾三年衆料其不來遂共奉易爲行主人先  
是行中歲有十餘艘各載重貲分至各國採買貨物歷  
年以來共計尙有二十餘艘去無音耗僉謂颶風漂沒  
不復爲念自易接事三年內次第齊歸合計行中所存  
貨物通共不下二千萬金生業日益蕃茂易年已二十  
有六尙矜居無耦執柯者日趾相錯易概拒絕之僉力

勸當以似續爲計易笑曰諸君言皆珠玉願僕不娶則已娶則以多爲貴僕自念出身微賤大家世族難以繫接小家子又非僕所願就今別創一格如合僕意聘貲雖萬餘金不惜也僉問何如易曰所聘必須年甫及笄之處女德言工貌俱備然尤以能識字爲要如不識字雖備四德無取也如諸君不以僕言爲妄卽請代爲物色當圖厚謝僉應曰諾於是三年之內先後共聘及笄女郎四十人齒序姊妹不論嫡庶女郎果皆識字奩次各置字典一部六部律例一部易本不識多字自是卽

以女郎爲師每日輪次當夕必先令其教字若干口誦律例一條而後就寢易年至四十凡字典之字及各部律例皆能暢曉大義且喜諸女郎俱各生育共舉男子八十餘人女子五十餘人覽揆之日易大合樂召客爲壽席罷易揖謂衆客曰僕犬馬齒甫及四十何敢言壽今不過特藉賤辰招諸君痛飲兼以話別耳僉問將何之易曰禮云四十曰強而仕僕儼然丈夫正當強仕况時方多事倘但偷安不力圖報效錄錄浮沈是與草木何異僕決意罷賈而仕行將入都就銓矣四座聞之無

不唯唯稱嘆翌日易果具牘上制軍告退行務計所積  
尙千餘萬金乃卜築四十所分置諸姬各領所生子女  
相依以居子各給白金五萬兩女半之交其母置產生  
息以爲教養婚嫁之資餘尙有數百萬金概施作善事  
並分贈友朋自所存不上十萬金納貲郡守孑身入都  
銓得楚南常德府太守一麾之任會粵寇下竄易戰禦  
有方斬馘無算卒以賊衆我寡咸豐七年以糧盡援絕  
殉難畢命督撫上其事卹典甚厚並予以雲騎尉世襲  
罔替嗚呼如易君者真可謂豪傑之士矣

里萊子曰易君自謂我志非人所能測跡其生平行事  
是真令人不測也觀其娶妻以多爲貴尤以識字爲要  
奩次置書兩部十餘年皆能暢曉大義是以妻爲師娶  
妻別創一格從師更別創一格可謂妙人妙想尤喜所  
娶之女各有生育卽酌給教養婚嫁之資令子女依母  
而居安排旣定絲毫無所繫念所餘鉅貲一旦揮霍盡  
淨孑身入官慨然不惜捐軀就義光爭日月大節矚然  
謂之豪傑之士不亦宜乎易君不忘故主之德得志後  
以女妻劉馨石觀察之子小馨太守小馨與吾友徐公

可司馬爲兒女姻婭公可嘗道易君事甚詳且屬爲作傳姑筆其大略如此

江西劉某

江西劉某世家子也家富饒而性剛直喜蓄舞女歌童豪放不檢壯歲以團練功游擢監司益盛氣自負遇里黨是非曲直片言立斷罔敢不遵鄉人以爲武斷皆嚴憚側目而無可如何也里有甲與乙者家皆素封甲女端姑與乙子長郎同年生襁褓中卽締婚好長郎性極慧十一二歲頭角崢嶸居然能文以通家故時至甲家

甲夫婦絕愛憐之端姑髮才覆額眉目如畫兩小相值亦不迴避雖無所知識而親慕殊切見者僉稱佳耦焉無何粵寇下竄甲聞警預挈家室輦貲遠避乙一家被擄陷賊中賊平甲歸探乙無音耗意已流亡而於是端姑年且十七矣貌益媚好女紅之暇且粗識字曉大義甲謂妻曰乙家殆填溝壑矣瑜兒齒日長死守非計不如擇人改字爲善妻曰固然長郎吾甚愛憐之萬一歸來奈何請待三年端兒年二十如尙無音耗改字未晚先是乙陷賊中夫婦相繼歿惟長郎獨存賊愛其能文

而恐其逸使多賊邏守之我兵克復金陵殲其魁長郎  
乘閒得脫轉徙乞食還鄉里以廬舍灰燼悵無所歸聞  
甲亂後出貲營良田腴產較前倍殷富念平日與父至  
契且係婦翁暫往相依當無不納旣如甲家甲聞大驚  
欲拒勿納妻讓之曰君休矣端兒字長郎里黨無不知  
者不來則已郎來欲與之絕如人言何甲不得已踵屣  
出長郎見甲伏地而泣甲佯喜攜長郎手起謂曰始老  
夫徧探郎音耗不可得夫妻望眼欲穿慮郎不克生還  
矣郎歸大好殊慰老夫望願汝父母何若也長郎又泣



告所以甲嘆曰然則即今無家可歸矣雖然婿猶子也  
卽長居吾家何害但我女素愛好業與汝爲婦汝若無  
長進恐小妮子驕傲不甘作窶人妻聞汝幼慧能文今  
與汝約從此閉戶理舊業倘得上進完姻不較光彩耶  
長郎起立對曰此兒志也丈人教訓甚善敢不如命由  
是長郎遂在甲家讀書攻習勤若甲藉課讀爲名相待  
極嚴不少假以辭色而心貫憎惡欲潛圖之別覓快婿  
殊苦無當會劉某喪耦選擇繼配甲素慕劉勢聞之大  
喜後自詣劉謂有女端姑年甫及笄才貌雙絕願爲執

箕帚劉固素豔端姑名偵知已字不萌妄想聞甲言說  
曰久耳令媛名已知幼字有人何得相戲甲正色曰焉  
敢相戲小女固幼字某乙之子長郎聞在賊中已曾娶  
妻他日倘蹤跡而至焉置吾女卽不然渠貧無立錫地  
亦不願眼見愛女終從乞丐今與渠熟商已寫有退婚  
書以渠先人交情暫且留任翁壻之義則已絕矣君請  
勿慮劉大喜乃懽笑訂盟而別翌日劉遣冰納采委禽  
備極豐腆漕吉親迎爲期甚速甲固有河東之懼欲藉  
劉橫暴以制服其妻旣訂盟歸以告妻妻怒不答及將

屈吉期又與妻謀曰端兒于歸在邇留長郎在終是未  
斷葛藤吾今夜決意手刃之以杜後患妻聞言戟手唾  
面罵曰以若所爲天良喪盡狗彘不食其餘皇天有知  
決不汝宥甲曰古稱六州鐵不能鑄一大錯我今未嘗  
不悔劉某橫暴卿所知也倘有反覆彼甘心耶今我所  
謂勢同騎虎卿縱不忍故壻獨不爲夫計乎妻長嘆以  
袖掩面恨恨而卧初端姑以父憎壻貧心常不快適竊  
聞父言始知將已改字劉某又將不利於長郎大駭亟  
懷釵釧珠寶數事趁漏初下掩至書齋長郎正挑燈觀

書驀舉首見之大驚叱曰暮夜卿何至此與卿名爲夫婦尙未成禮卿父視我猶子我若無禮是禽獸也瓜李之嫌不可不慎卿宜速退端姑嘆曰噫妾豈淫奔者耶君禍且不測宜速爲計勿迂守頭巾氣也乃以頃所聞備告之長郎聞之失色長跪求救端姑曰事急矣計惟從郎偕亡由後門出再作別議長郎曰善如言相將扶持而出籌商所往端姑沈吟曰妾父有妹早寡與妾姑姪之義頗相得往投之無不納長郎叩其居址端姑約畧記其大概揣度形勢彳亍前行昧爽見前樹林中有

村莊端姑喜曰是矣徑往投之乃村莊非他卽所改字  
劉某家也時劉喜聘端姑平生願足是日早起正督工  
匠望壁塗墻準備親迎以壯觀瞻忽見少男弱女踉蹌  
犯露曉行形跡可疑要至室中研悉巔末大驚見二人  
暮夜奔馳氣急敗壞以袖拂面諦視之女固娟好男亦  
婉變大喜慰令毋恐遂並納而藏之徧戒衆人祕勿妄  
語衆窺劉意誓不敢泄又竊嘆二人何其命蹇虎口方  
離旋投陷穽自貽伊戚夫復何尤蓋甲妹與劉某家同  
在甲家東偏相距各十餘里出門卽是歧路本應下達

反趨上游以致舛錯其夜甲見責於妻自知理細以妻恨恨而臥伺其熟睡漏已三下乃袖刃疾至書齋索長郎不得大驚反至女室亦聞無人大怒計女與長郎偕亡必投姝家急呼客作七八人起同至姝家叩門妹問何人甲曰兄音妹不知也耶妹曰夜闌孀婦獨處卽兄來亦不納彼此硬語牴牾甲益信遁逃所在命衆破扉入妹怒問兄欲何爲甲曰汝藏人在室謂兄不知也耶盍自獻出免我搜索妹力辨其無而色殊沮喪甲督其狀益信率衆徧搜不得旣見妹房一櫃甚大命妹啟鑰

妹遽以身橫眠其上執不肯啟甲謂衆曰必在內無疑  
矣自力挽妹起叱衆昇櫃妹無奈何且泣且咒瞪目乾  
怒坐視昇櫃而去比至家天甫平明急斧櫃鑰驗之則  
一僧踰卧其中死焉大驚躑躅良久乃市棺殮好使人  
訃報劉某謂端姑福薄不幸猝病以歿劉故錯愕對使  
嘆曰寒家方擬親迎姑何疾之暴也煩歸報而主人吾  
義當臨弔使者唯唯以退越日劉果備禮往弔哀悼不  
勝甲嘆曰小女無福奉事君子亦寒家之不幸也劉太  
息曰自是鄙人福薄殃及令媛然義重夫婦未視含殮

心實欲然敢請開棺一覲其面以慰素願甲曰已經蓋棺君之高義敬聞命矣敢辭劉堅執其說甲辭益力且願盡返聘物劉怒曰汝語言顛預其中顯有別情得勿將女改適他人故以空棺塞責耶甲以劉言直挾其慝倍覺皇懼只好再三哀告劉作色曰是兒殊狡獪不屑與辨是非赴訴有司不可拂袖徑去越日具詞控官官素耳劉名遂拘甲昇棺當堂啟驗乃是一僧大驚命伍伯驗之謂係驚恐氣促自斃官叱榜甲訊究甲稱得之孀妹櫃中又命拘其妹已羞忿雉經以殉矣其事可知



姑置勿論然劉終求官訊甲其女究竟何在甲沒奈何  
謂借人逃亡官飭限嚴捕逾限劉其詞敦促甲自涉訟  
事家業已耗去大半乃託人關說願賄劉三千金求罷  
訟劉故不許再益二千金始勉首肯而甲已蕩然無餘  
矣劉乃具詞訴官歷陳甲之所爲且謂長郎端姑現均  
收留在家憐其遇蹇無依已除室備奩擇日爲合巹又  
憐無以自存卽以甲所賄五千金助粧俾資食用云云  
官閱詞不禁肅然起敬擊節稱贊謂向聞劉橫暴武斷  
一鄉似此處分斟酌盡善是俠而近於道者也豈橫暴

武斷者所能爲耶卽方古之義士何多讓焉長郎端姑感劉恩以父事之劉亦視如骨肉兩家往來無間後甲夫妻窮無所之長郎端姑迎歸同居不念舊惡矣

里蔡子曰長郎端姑天生嘉耦跡其所歷之境多出人意料之外當夫倉皇出奔離虎口而投陷穽劉拂面諦視喜其娟好婉變納而藏之似此居心叵測不惟當日見者歎其命蹇卽後世聞者亦無不同有此歎也乃諸事昭晰劉具訴始末至此水落石出始知劉平日剛直非同橫暴又不惟當日閱詞之官起敬稱歎卽後世聞

者亦無不起敬稱歎也而其中甲妹一節尤奇向使二人徑投甲妹必難免於禍幸誤投劉陷凶反吉足見天道之巧不可思議也夫剛直美德也橫暴戾氣也相類而實相反大抵劉遇是非曲直片言立斷正其剛直之性不稍假借豈橫暴平鄉人嚴憚罔敢不遵遂謂爲武斷爲之側目過矣吾以爲劉之剛直如張僧繇所畫之龍而官之一言之褒謂俠而近於道者是爲龍點睛也斯人而在執鞭所忻慕焉談者傳其姓而忘其名惜哉

富賈某

楚南某甲懋遷漢口粵寇猝至攜妻遁匿鄉村妻某氏  
有殊色遂好甚篤以匆遽出走未帶多貲寇退甲無以  
爲生遂投繯焉妻聞趨往解救扶卧榻上逾時始甦妻  
泣問君何爲者倘萬一不救將焉置妾甲嘆曰我此舉  
正爲卿也男子不能自立餓死分也累卿同苦心殊不  
安况卿尙小艾可作他圖但願異日不忘故人歲時以  
一盂麥飯臨風遙爲招魂感且不朽矣區區之私實係  
如此不則廝守俱死無益也妻曰君何計之左也與其  
君棄妾而逝曷若少緩須臾將妾鬻去妾身得所君亦

可藉微貲以營生計若此不較兩全耶甲曰固然我一  
息尚存實不忍出此妻曰妾自欲之於君何尤展轉議  
定倩媒將某氏改嫁漢口富賈某初某賈世販煤炭家  
擁鉅貲母妻幼子俱被賊擄楚境肅清復發窖金重理  
舊業囑媒爲覓繼配適娶某氏入門後微昵新人年貌  
意頗慊比將就寢見某氏背燭而坐啜泣甚哀賈竊異  
之因問曰娘子何哀之深得弗憎我蠢耶某氏哽咽起  
立對曰妾自傷命薄焉敢憎君顧妾自事舊夫結褵以  
來未嘗反目今忽捨而他適數年舉案一日分釵未審

舊夫此時何以爲情妾對新特而思舊姻哀從中來實有出於不能已者惟君憐而恕之幸甚賈驚曰娘子固自有夫耶曰然曰媒人誤我媒人誤我微娘子言幾陷我於不義矣遂慰令勿哀詰朝仍送歸舊夫價值百緡並以奉贖某氏聞之收淚叩謝賈召厨媪來伴某氏自秉燭獨宿外室天明令媒召某甲至告以意囑攜妻歸申感泣投地賈詢知甲向善貿易又贈錢二百千緡使權子母以資食用甲夫妻喜出非望再三拜謝而歸某氏謂甲曰妾聞受恩必報難得某賈如此高義君當努

力必謀有以酬之甲點首曰卿言是也終歲小有經營  
獲利倍蓰某氏謂當分半利往酬賈甲如言往賈喜曰  
子真可謂善生財者也惜貲本太少願再益假子二千  
緡庶稍足以展子之志此茭茭半利請仍攜歸子好爲  
之俟歲星一周當聽君好音也甲拜別賈遂挈貲如長  
沙以米價廉可獲重息爰買巨舟載米將行會楚兵援  
皖甲舟遂爲羣卒所據比至武昌甲哀求偏將願出貲  
買舟易換偏將見甲舟寬大叱去羣卒自爲坐船甲無  
如何只合聽之偏將甚喜甲之爲人抵皖尋拔皖城各

營需糧甚殷偏將代甲分售獲利無算賊所擄兩湖婦女甚多甲求偏將以百餘緡謀得一婦人年可三十許且有一媪一童爲伴將歸以報賈既旋漢口備奩擇日使妻送婦至賈家方下輿婦與賈覲面不禁相持慟哭失聲婦人非他卽賈被擄之妻也甲妻聞之大喜稱賀賈問妻知老母幼子俱無恙益喜其母與子非他卽婦人爲伴之一媪一童也賈亟命輿迎母與子歸一家團聚悲喜并集迺刑牲演劇以報天佑自是賈與甲締交竟成通家往來無間焉



里乘子曰賈還甲之妻甲亦還賈之妻不惟還其妻且還其母其子賈之所獲利益多矣蓋賈不忍使人骨肉分離天亦斷不忍使賈骨肉分離此中因緣湊合造物煞費安排倘有毫釐之失卽不堪設想矣凡百君子可不勉哉

中州某生

中州某生年少美俊而才精音律兼嫻武藝弱冠遊蜀有戚某官重慶司馬招生爲司書記蜀俗春日鄉村報賽類精選梨園演三國水滸西遊等小說全部累月笙

歌不絕士女雲集舉國若狂生嘗於劇場見一女郎年  
才及笄淡粧靚服不假修飾而風神楚楚誠絕色也生  
意奪神馳幾難自主每日演劇必預使僕偵探女郎到  
場自卽馳往遙而覷之立不移步久之女郎意似有所  
覺生間以目相挑女郎或亦以目相答生益惑之浹旬  
以後兩情益親生密訪之知女名蕊霞父曾官遊擊僅  
此一女鍾愛特甚幼延師課讀詩詞歌賦粗能脫稿遊  
擊固嗜音律亦便女習之爭甚尤所擅長遊擊歿後宦  
橐蕭條蕊霞隨母鄉居屢有人問名母選擇多不遂意

生訪之既確演劇既畢猶戀不忍捨日必一過女郎之門無論見與不見其心始慊否則忽忽若有所失他日又過其門門外固有薔薇一架蕊霞適擷花簪髻驟見生嫣然含睇紅漲於頰生矚無人託言行路苦渴長揖求飲蕊霞領之便呼婢取茶生稱媿向前徑詰氏族女郎含笑具告之亦轉詰生氏族彼此酬對殷如熟識須臾婢捧茶至生飲畢興辭蕊霞笑曰母往省舅氏家無人不敢久留妾知君爲風雅士母歸妾當相告君得暇第至此毋愛才必不見拒也生聞之喜出望外諾諾而

別既歸憶女所言以爲有情輾轉沈思徹夜不能交睫  
翌日飯後具冠服執贄往拜其母母果出見年四十以  
來不失大家風範生謂昨路過貴宅蒙女公子賜飲解  
渴感且不朽母言老婦昨適外出致多簡褻歸聞小女  
道及郎君風雅如不嫌蝸居湫溢得暇第過我少坐亦  
可藉輝蓬華生唯唯謙讓自是靡日不往蕊霞有舅爲  
邑諸生時來省妹他日適與生遇彼此預談殊屬投契  
嘗密告其母曰妹日爲甥擇配某生尙無偶眼見佳婿  
何可錯過母謂妹非無此意以生爲異鄉人不肯令女

遠嫁故遲疑不決也舅謂擇壻但求快意何必以遠嫁  
爲嫌母曰兒女大事何可草草兄言固是容徐商之亡  
何粵寇下竄各道徵兵孔急蜀中某提督奉調援楚生  
有志投筆慨然投營願爲效命提督許之行有日矣舅  
又促其母曰聞生戒塗有日甥婚如不早訂後悔無及  
母沈思久之乃令風示生倩水委禽生聞狂喜旣委禽  
卽擇吉畢姻兩情嬾婉惟就道伊邇未免眷戀難別啓  
行前一日母設筵祖餞席罷蕊霞呼婢將秦箏至嘆謂  
生曰君久欲聞妾歌非吝不肯緣優伶伎倆究非閨媛

所宜習今君將遠別舊作有闋中五更詞強爲一奏卽  
當贈行何如生笑曰久願聞佳奏賜教幸甚蕊霞乃捲  
袖搗絃曼聲歌曰一更房櫳黯夕陰雙飛倦鳥歸投林  
羅衣斜鞞翠袖薄燈開紅豆明照心鼓沸沸去一更旣  
我所思兮遠莫致顰眉默捲水晶簾簾波浸透珍珠淚  
吁嗟一更兮更鼓敲蝴蝶同夢鴛鴦交二更嫦娥扶影  
立竊藥緣何背后羿天上人間一片心細語花陰繡鞵  
濕柝琅琅二更長我所思兮渺難望辛夷開盡芙蓉落  
孤負流蘇白玉牀吁嗟二更兮更柝緩柔腸九曲鍊石

軟三更睡鴨噓龍涎情如望歲夜如年薰籠斜倚裙帶  
結侍兒熏被催早眠漏浙浙三更疾我所思兮不可必  
屢卜金錢占繡鞋慈悲爛誦波羅蜜吁嗟三更兮更漏  
深愁城壓破芙蓉衾四更夢君遠迎接霞帔珠冠五雲  
疊見說貴爲執金吾黃金纏腰不買妾籌綿綿四更連  
我所思兮各一天南山木石有時盡恨海波瀾何日填  
吁嗟四更兮更籌快銅山難了相思債五更更籌如水  
流羅襪纖瘦冰雙鉤惺忪薄息鬢墮枕金鷄喚人起梳  
頭香冉冉五更轉我所思兮行當返當貴歸來髻尙青

願花長壽月常滿吁嗟五更兮更香灰合歡預鑿黃金  
杯歌畢生贊曰促絃曼歌疾徐中節不同俗韻而詞旨  
哀感頑豔直合文姬十八拍平子四愁子美七哀爲一  
手可稱絕唱小生方寸已亂容有日凱旋定當勉效郢  
和既生從征屢年無耗蜀有虎而冠者素豔蕊霞名欲  
謀效之乃造蜚語謂生久沒於陣兼以重金啖母願娶  
蕊霞爲繼室母試商之蕊霞笑答曰兒幼從父讀相人  
書稔知生無凶折相母請毋慮未幾金陵克復江路無  
梗蜀中從征歸者紛紛或謂生已得官另娶母聞又以



告蕊霞亦斥其妄乃決意自往尋生央母與舅相送沿  
流而下舟次鳩江隣舟有官舫月夜張譙飲酣忽聞此  
琶之聲有客大聲高歌蕊霞頓觸夙好傾耳側聽歌畢  
蕊霞笑謂母與舅曰隣舟歌者必是某生母與舅殊不  
深信詰旦使人探之果然蓋生已屢膺保薦擢總戎  
氣象赫赫聞蕊霞至亟來拜母與舅夫妻相見悲喜交  
集卽請過舟置酒爲賀蕊霞詰責生何頻年杳無信息  
生笑曰棄文就武殊乘初志恐不滿卿意故屢欲發書  
輒赧然擱筆蕊霞笑曰男兒當爲雄飛與其從毛錐子

老死牖下曷若持長檜大戟取斗大黃金印耶君言強  
作解嘲然心亦何忍也因厯訴其蜚語生揖謝曰是皆  
小生之罪也然卿何以聞歌卽知爲小生耶蕊霞笑曰  
聰非師曠側聽歌詞確有師承故敢決其不謬生笑曰  
卿真小生之鍾子期也容解柄歸田具贄拜師從事翰  
墨以期偕老可乎相與一笑蓋生所歌者乃塞上五更  
詞固襲蕊霞前調故聞之而卽確信爲生也予愛兩詞  
俱妙爰倩人鈔稿而並錄之其塞上五更詞曰一更笳  
吹白日落東營吹笳西吹角交頭耳語口號傳霹靂

鳴巖鎖鑰鼓發發一更逢我所思兮願早從舉頭忽見  
初生月默慶天山早挂弓吁嗟一更兮更鼓捷梅花椿  
雜蒺藜鐵二更賭酒歡笑言蜂房出入門間去門約束  
酣嬉禁博塞連營燈火星點繁析閣閣二更作我所思  
兮毋自薄領隊銀刀仗將才要敦詩書說禮樂吁嗟二  
更兮更柝催占星倚劍登礪臺三更欹枕念鄉井金閨  
人孤鍊衾令刀頭懸知憶藁砧飛身上天占破鏡漏徐  
徐三更餘我所思兮休踟躕笑脫韋絳換鎧甲執殳効  
命拚前驅吁嗟三更兮更漏滴水摸劒瘢數上戰績四

更擐甲枕戈眠故鄉入夢衣錦旋旣聲雷動震四壁旗  
影在地月在天籌屬屬四更速我所思兮心暗卜封侯  
有命數不奇縱非虎頭亦食肉吁嗟四更兮更籌清海  
查夜巡叱小兵每隊派一人稽察勤惰謂之海查又合  
營共派一人稽察各隊謂之總海查二  
五更矛頭爭浙米宰夫霍霍弄刀匕約束干營共一呼  
將軍傳令衆士起香漫漫五更殘我所思兮志莫殫此  
士未繫樓蘭頸叱咤風雲誓不還吁嗟五更兮更香炮  
聲到生芻喂戰馬

里乘子曰曩在蜀中每聽人談某生與苾霞一段因緣

無不交口豔羨予曾賦新婚別七古一首云左弧右悅  
雙結束夫婿封侯妾願足東勞西燕雙別離夫婿從軍  
妾心悲嫁時綫壓五色絲穿針爲君綴征衣牽衣贈語  
君識之別離最苦新婚時煙塵作惡遮花燭昨日歡笑  
今日哭一朝鏡合缺月圓檢點畫眉螺黛綠

陳氏女

咸豐丁巳春金陵蔡小石廉訪宗茂陳臬秦中夫人由  
蘇攜眷赴任舟艤虎邱見岸上一乞丐女郎年才及笄  
臨流掩袂而泣顏色雖極蕉萃而舉止態度不失大家

風範似欲投河而趨趙不決者夫人意甚矜憐姑遣紀  
綱賙錢五百並詢邦族女郎言爲江蘇陳姓父官皖江  
遭粵寇之變舉家離散身被擄至揚州後隻身遁出今  
求舉家音耗不得苦無所依行將問諸水濱矣紀綱返  
命夫人又命詢女郎曾字人也未女郎面頰不答夫人  
乃自登岸詢之曰吾金陵人與汝爲江蘇同鄉脫已字  
人告我何害旣不得舉家音耗如夫家尙在我亦可代  
汝偵訪貲送汝往女郎察夫人意善低聲答曰幼字金  
陵蔡氏今亦不知何若矣夫人因細審其祖父並舅名

字女郎一一稱述夫人研究良確乃瞪目諦視亟把女郎臂大慟失聲曰然則汝是吾兒婦也噫嘻苦煞汝矣蓋女郎實夫人所聘子婦亟攜登舟沐浴更衣容光煥煥先是粵寇犯皖所掠婦女擇其尤者彙送至維揚將備僞王妃嬪之選賊黨奉爲禁鬱懍不敢犯故女郎雖陷賊窟幸免於辱時公子適侍母赴任爲涓吉成禮遂好甚敦合巹之日吳下薦紳先生文人學士耳其事者無不嘖嘖稱美不期而衣冠來賀者數百人

里藥子曰是年春予適遊吳有友人招飲席間皆津津

樂道此事以爲美談座中一客忽冷笑曰此女久陷賊窟隻身遠遁而諸君猶謂爲全璧吾不信也予正色叱曰惡是何言也此女九死一生卒能遂其舊媼是必天鑒其苦節之貞而後得占夫甘臨之吉此中非有鬼神阿護烏能遇合如此之巧耶况合番之後公子迷好甚敦大璞能完不言可喻君謬持無稽之論污讎賢媛其存心刻薄殊傷忠厚吾不忍聞也合座稱善

山東某縣幕友

溧陽史仲皋言山東某明府履在其幕友某素吸阿芙蓉



蓉膏初進署齋薄暮見一衣冠人來略與拱手遂分榻而臥焚膏互吸某以爲官親不甚研究如是月餘彼此均未問訊名姓一日吸膏甫畢衣冠人忽謂某曰一言頗駭君聽君願聞乎某曰請試言之衣冠人曰我非人乃鬼也尙有苦衷奉求援拯君其勿恐某曰相處月餘已稱熟識雖鬼何畏倘可以效力斷不敢辭但言無妨其人乃細告以名姓里居因言前任有某官者抵任聘予爲司會計寇犯是邑某官殉難予亦被害寇退邑人以予向不作威福醮貲爲具衣衾棺槨寄停某寺初賊

未至時予預藏衣箱數箇於此屋地磚之下並銀數千兩黃金數百兩又藏洋土洋膏於四壁壁係刻磚而外糊以紙君第以竹管叩之其聲中空者是也可將所藏物盡行掘取銀數千兩當以奉贍乞載予棺並衣箱黃金送歸予家免使少婦孤兒空勞盼望則受仁人之賜多矣某一一諾之其人感謝叮嚀而去自是遂不復來試以竹管叩壁有數處聲果中空次第發之果如所言乃夤夜掘地出所藏衣物一一不謬惟衣已糜爛着手成灰某如鬼所言留銀數千兩而載棺與爛衣與金送

還其家

林明府

吾友瑞安林若衣明府用光吏治精練所在有聲令蒙  
城時苗逆新伏誅邑甫克復百事廢弛急須整頓措置  
較常煩劇會典學使者將次按臨趣各邑舉行季考君  
懸牌屆期猝病寒熱暴作頭涔涔然如戴山畏風當暑  
覆重衾卧斗帳中猶苦不汗幕友見病狀綿惓請改試  
期君漫應之以厭閩人語屏去侮甬蒙頭欲睡倏見耆  
民無數芒鞋布衣紛沓入室羅拜牀下君叱曰我方厭

見賓客誰令若曹來者宜速退毋聒我耆民拜且泣曰  
使君請毋怒吾儕小人荷使君再造恩分別等差子孫  
不至餓殍吾儕血食幸得不斬悉受使君之賜特來拜  
德並無他意頃入室時見厲鬼立左右吾儕業爲驅去  
疾當已並攬君袂曰使君可起視事保無他慮君以手  
麾之獄不見頓驚寤覺汗下如雨竟體清爽若釋重負  
亟起坐召左右進湯粥少許病良瘥先是僧邸旣殲苗  
逆惡從逆黨羽檄郡縣稽察逆產概籍没入官君商之  
幕友謂逆黨宜分別等差如脅從出於不得已者當

有勿論甫有是說而溟漠中竟已知之殊可駭異翌日  
扃試竟無改期人註爲神試竣君將爲蒙民請命僧邸  
會僧邸薨遂寢

趙孝廉

合肥趙梧岡孝廉鳳舉住西鄉大潛山與吾友王謙齋  
善謙齋嘗過訪適趙小極見之喜曰君來大好我正有  
要言相告謙齋叩之曰昨在陰曹至一公解一吏捧冊  
請畫諾謂目下公務旁午冥王已派予司事恐不能久  
與諸君相聚矣謙齋慰之曰小極何遽若是君毋墜語

曰非墜語也並見公廨東西各列公案數十每案皆有一官稽冊冊堆積如山尊公東序西嚮坐見予略一點首子就問起居尊公舉足示予謂鞞敝煩寄語家人急爲更製且謂事太煩劇須某來爲我分勞予叩某是何人尊公笑曰此五兒乳名君不知耶五兒乃謙齋也予驚曰自公去世謙齋仔肩綦重何能至此尊公沈吟久之曰無已着七兒來亦可恐召之七弟亦不能久存矣時謙齋之尊甫育泉徵君不世已二年謙齋乳名固無人知聞之毛髮森立又強慰趙曰君言固爾安知非妖

夢之幻何遽認真趙笑曰我亦豈願認真如五日內胡  
二水無恙便是幻夢君試識之胡二水與趙同里相距  
里許五日內忽無疾而逝衆益稱異謙齋迺謀於衆曰  
據此趙君之祿已盡我輩不忍坐視試聯名具疏焚諸  
司命各請減壽以延其算或可禳解僉曰諾聯名具疏  
者凡十人謙齋之七弟預焉就竈焚之不以告趙越日  
趙謂謙齋曰諸君雅誼假年情殊可感如能過某日某  
時或可無慮然七弟大名固可不列尊公相需甚殷已  
定命其某日前往斷不能少緩須臾矣衆聞之益驚姑

留心待至某日某時同往視趙趙晨興談笑自若及至其時忽起立別衆曰時已至矣請與諸君永訣便命家人爲具冠服拜別太夫人謂兒不孝不能事奉以終天年幸自頤養毋以兒爲念又謂其繼室曰結褵多年尙稱靜好惟未得子女未免抱歉此後尙煩爲我奉母課子吾目瞑矣母與妻相持慟哭趙強笑而慰勸之又命其子當善事大母無違母教又徧拜託諸人言訖一拱手端坐榻上衆試探其鼻已無息矣迨至某日謙齋之七弟果卒此謙齋爲子言者



聖藥子曰咸豐紀元吾皖合肥王丈育泉趙君雲持廬  
江吳丈蘭軒舉孝廉方正赴省同寓館舍趙係故人時  
相過從因識王吳兩徵君既粵寇起吳以團練殉節功  
在桑梓王趙亦相繼徂謝今王丈已膺冥秩吳丈與趙  
君當俱執事天曹聰明正直謂之神亶其然乎

方復菴封翁

吾邑方復菴封翁孝友剛直疾惡樂善四十無子父命  
助選秋試金陵在媒媪家見一婦人舉止嫻靜頰蹙而  
淚異之研詰媒媪乃知此婦質身殮姑無貲贖身又不

肯別嫁故時噴淚封翁嘉其志爲出貲贖歸其夫越歲  
生麟軒太守夢神告曰汝挾江甯孝婦今賜汝子他日  
當爲江甯宰道光己酉太守吳宰江甯封翁年八十家  
居敝至以刃脅從厲聲叱曰我家世受 國恩豈降賊  
耶以杖擊賊首出血賊怒虐報之罵益烈賊魁歎爲強  
項義而釋之太守時擢太倉牧迎養任所以壽終初太  
守宰江甯時會封翁病劇禱以身代夢神賞其賑災有  
功增父壽一紀恰符其數生平忠義大節爲里黨所稱  
天府上於 朝建坊旌之太守名錫慶曾知松江府事

汪熊臣

杭州汪渭字熊臣幼跛一足非杖不行粵寇圍杭奉母  
避難紹興苦無肉食家蓄四鷄欲烹之母素奉佛戒勿  
殺不聽適逢母齋期以離亂尙何齋戒竊笑母愚背母  
啖鷄意甚自得四鷄尙未饗盡賊猝至被執刃傷其頸  
者四怡符鷄數賊以爲已死委之而去賊去遠乃匍  
匍歸取帛裹創處以避亂無處覓醫約檢所攜鈔方謂  
龍眼核去外黑衣研極細末敷刀傷立可止血止痛試  
之果然誠仙方也又言方被執時心甚了了賊所斫四

刀惟先一刀磳然有聲力最猛後三刀較輕亦不甚痛  
楚素誦高王經剗時嘗夢一老嫗謂之曰汝欲剗愈必  
虔誦太上感應篇方可徒誦高王經無益也爰加誦感  
應篇剗果漸愈遂自號曰再生子後逢母齋期一遵母  
教惟謹予游燕臺與熊臣訂交於灤州署中親爲予歷  
歷言之如此

徽州某甲

徽州某甲避粵寇之亂轉徙浙東嘗同二人暮行無地  
栖止遂伏身死人叢中半夜忽見燈火輝煌鹵簿擁一

金甲神至稽在劫死人名目鬼吏持冊唱名衆屍起立  
一一聲應訖既見甲等三人詳問姓名里居神命稽冊  
三人可否在劫鬼吏徧稽謂甲合於三日內在太末爲  
賴麻子所殺神領之須臾鹵簿撻神去東方漸白三人  
起行在路互相嗟歎以爲怪事三日恰過太末賊屬至  
二人趣甲疾行甲謂劫數難逃今屆三日適到太末寧  
非數乎君等請速前往免使波及我將延頸待賊了此  
劫數二人再三趣之卒不肯行以賊踵至不得已揮淚  
而別甲獨憇古刹午刻賊大至見一人着黃袍坐俊馬

貌甚魁偉所統賊兵甚衆知是僞官自拚一死卽亦不畏馬上人瞥見甲命拘至馬前究問邦族甲舉首見其人滿面痘癍心益異之乃大聲叱曰爾是賴麻子非耶我命應了爾手殺便殺却夫復何問其人大驚問緣何知我姓賴甲備告所見並求速殺賴笑曰我不信果有劫數我不殺爾何如甲謂資斧已絕卽蒙不殺亦無生理賴賞給番鏹五餅麾令速行甲感激拜謝而去不圖路遇他賊搜掠一空正窘迫時又遇賴麻子問何不歸甲具告之賴復賞給番鏹十餅不幾日又被搜掠較前

倍苦而賴麻子大隊又至見甲問何又須捷若此甲泣  
對曰小人屢荷不殺之恩奈命蹇途窮屢遭攘劫可知  
劫數難逃不如早死爲幸賴笑曰我不信果有劫數命  
從者解衣衣之復厚給番鏹五十餅并給印牒謂前途  
倘遇他隊以牒示之保無他慮甲猶豫曰屢蒙恩貸再  
生但册既有名恐終不免如賜曲全請以刀薄畫項肉  
以釋其疑可乎賴笑而許之遂拔佩刀在甲項微抹如  
瓜痕薄示其意甲乃叩謝而去既抵家向人備述賴德  
皆嘆爲奇遇居無何刀抹微痕漸覺癢痛創日增劇延

醫調治迄無少效所得番緃五十餅耗盡而項創暴裂  
頭墮落如刀新割而死或謂甲雖死究爲歸正即首幾  
疑劫册不盡可信然遇賊於太末死機已伏即謂死於  
太末亦可信乎劫數難逃非人力所可爭也如求免劫  
或者恐懼修省防禍於未然其庶幾乎

皖北粵東兩奇女

初粵寇蔓延時淫掠婦女不可勝計惟皖南粵東兩奇  
女不惟免辱且能殺賊倉卒應變可謂急智聞者無不  
拊掌稱快吾特爲連類書之先是賊竄江南至桐舒界



鄉村男婦皇皇竄避有女年十七八以足織不良於行  
爲賊所掠搜坐馬上既至一山谷賊闌無人抱女下馬  
求歡女笑曰固所願也然必須將馬繫住否則奔逸奈  
何賊以爲然惟若童山無樹木可以維繫賊慾焰正熾  
躊躇無計女笑曰君何愚也以馬繩繫君踝復何慮耶  
賊大喜如言纏繩於踝摩挲妥帖女急取賊所佩刀力  
斫馬尻馬負痛曳賊足怒犇賊猝不能脫任其所之竟  
不知胡所底止女掩袂吃吃匿笑以里黨路熟由僂道  
急遁幸免於難或謂賊爲馬所曳腦裂肢解身無完膚

而斃又賊犯粵東掠一處女劫與俱行適有澗前阻賊  
臨流躊躇無所爲計女笑曰水深不及胛赤足可濟汝  
脫鞮履妾爲禱之負妾而行頃刻不並達彼岸耶賊如  
言負女至中流深處女棄鞮履急以兩手抵死緊扼賊  
喉賊力解女手不得氣閉遽踏女與俱死水中寇退其  
父見覓收女屍水浸浹旬面目如生兩手猶抱賊頸十  
指入肉半寸許賊屍伏女下已腐爛皮骨不屬矣其鄉  
馮子良太守詢有詩以紀其事

里藥子曰粵寇之難婦女罹劫尤慘聞賊惡織足以其

不便騎馬每掠得織足者必褫其行纏剖羊腹納足熱血中足指暴伸頃刻新月卽變蓮船惟血熱於沸湯痛徹骨髓慘莫慘於此矣如此二女真可爲閨閣吐氣皖南者智而黠粵東者智而烈謂之奇女不亦宜乎

陳祥浦

陳祥浦浙江諸暨縣農家子也力耕養母族黨稱孝焉娶妻某氏有殊色同牀數年未嘗人道之樂而情好甚敦他日輟耕隴畔忽來一叟自稱羅真人傳授勅勒之術屬爲國效命又贈石子五枚使食之祥浦畏難不敢

嚼真人白眼怒視奪去以手出火燬之再授使試嚼之  
香軟如芋食其三竊懷二枚將以遺母與妻及歸探懷  
則不可得矣後母與妻皆死於難祥浦食石後仰觀俯  
察能測天地之祕粵寇犯越佐同邑包立身團練鄉勇  
捍衛鄉里包亦農人曾遇白老人卽越女論劍之白猿  
也授指環一枚佩之可號召鬼神呼喚風雨戒令勦寇  
銷劫勿生貳心後屢擊賊有功其志日驕隱萌異念老  
人怒奪指環去遂爲賊所殺祥浦勢孤遁至北直年餘  
羅真人遣二仙童來爲服役戒茹葷酒每閉目枯坐可

神遊八表二童嘗領其魂至泗川峩眉山謁羅真人山中  
有洞白石爲門二童以手叩之門遂開洞中別有天  
地無寒暑晝夜有男有女女皆二八癯妹坐機織錦脉  
脉不語男皆赳赳健兒鎮日演武五兵俱備鞍馬極多  
羅真人年五十餘鬚髯半白坐殿中左右二仙閉目靜  
坐不知名氏祥浦參拜羅真人兩傍設短足榻俱挂幃  
幔令趺坐其上不飢不倦寢食頓忘真人謂祥浦終非  
仙材命仍返世間修身立德終當娶妻生子以延宗嗣  
倘功行不懈死後可成鬼仙初羅真人曾授祥浦一白

綃帕方五尺許疊摺至小可納耳內有急時出之則雲霧四合對面人不能見名曰帕雲包敗時祥浦獨以身免者帕雲之力也真人送祥浦出洞索還帕雲謂承平無需此物藏汝處復何用耶祥浦初名肖雲改名朝雲歸越隱會稽山中後不知所終此其宗人陳西堂爲予言者

### 小喜子

予庚午秋試闈中遇崇川某生談其鄉方伯某公事甚詳初粵寇蔓延時某公藉團練名勒捐欵財魚肉鄉里

道路側目會制軍某移節總督兩江某固某公門下士  
每有所求無不阿唯曲從某公勢益張無惡不作城有  
大佛寺氣象莊嚴某公居然於此設立公廨號令所出  
順之者吉逆之者凶生殺一奪氣焰逼人真炙手可熱  
也尤溺於色每日到寺中必召妓者二十人伺應服役  
有小喜子者色尤豔聞富翁子宗某素與小喜子善怒  
甚立拘宗某至命跪墀下厲聲叱曰常此軍務孔急汝  
家有財但狎妓而不助餉何耶宗股栗唯唯不敢置辨  
某公叱令速捐萬金贖罪宗求少減某公怒叱笞四十

東薦紳僉爲緩頰卒捐如數乃已又風人言小喜子家  
窩藏奸宄乃籍沒其家將小喜子交官遣配人知爲某  
公所眷無敢問名旣某公召其父母至勒令署券爲已  
遣室並聲叙得身價千兩其實不名一錢也制軍某旣  
伏誅某公亦驟爲當道所劾謂聲名狼籍衆怨沸騰洵  
實錄也某公失勢閒居姬媵甚多爭妍鬪寵小喜子獨  
擅專房嗾其挾重貲與居別院某公時年已逾八十乃  
進春藥朝夕媚之某公一夜忽頭暈苦渴小喜子拂褥  
展衾慰令假寐自託烹茗以進某公僂然睡熟昧爽呼



小喜子不答自力疾起察之已席卷重貲與所狎變童  
從後門趁海艘遁矣某公搔首仰屋長歎復以手捶胸  
自責曰何苦何苦卧牀鬱鬱咯血數斗而卒諸姬媵亦  
各挾所蓄風流雲散矣

里藥子曰某公逐逐一生無惡不作所斂積之財盡爲  
小喜子席卷而去當嗾其與居別院時固已早具深心  
惜老奴憤憤爲色所迷墮其術中而不察耳臨卒捶胸  
自責何苦何苦千古小人撒手時大抵如是聞其子孫  
今已式微里人多揶揄之良可浩嘆貨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其某公之謂歟

某甲

某生又云方伯有猶子某甲素無賴爲鄉黨所不齒方伯旣辦團練乃倚之爲左右手相助爲虐麾下爪牙鷹犬推巨擘焉方伯漁於色甲尤而效之嘗染惡創竟體潰爛剗劓其鼻有某道士者走無常見甲在陰司碓磨刀鋸鼎鑊疊受慘刑目不忍睹或聞以告甲乃不自悛悔而反大怒謂道士捏言咒詈將援妖言惑衆律斬道士以警其餘晨起舌忽腐斷墮地口瘡不能傳令道士

幸免於難甲越日尋卒身無完膚臭不可邇家不能停  
其柩急昇出葬臭血溢出棺縫沿途滴瀝路人皆爲掩  
鼻或謂甲雖死在陰司猶不免疊受慘刑足見道士之  
言之不誣也

里乘子曰粵寇之亂予閒關轉徙數萬里其歷十三行  
省所過郡邑凡紳董之辦團練捍衛鄉里者固不乏忠  
義之士而藉團練名以魚肉鄉里者亦往往有之嘗自  
楚入蜀聞某縣有某紳者以里吏議削職家居其子甲  
乙等素倚父勢武斷鄉曲會粵寇起甲乙等乃藉名團

練科歛各鄉翰貲募勇爲守城計自將眷屬並輜重細  
軟等物預遷出城遠避僻壤以爲可萬全無害矣然後  
下令合城老少婦孺人等如敢私避出城者殺無赦如  
敢將食用等物悄運一針一芥出城者殺無赦先是明  
季獻賊出入楚蜀某邑彈丸幸免失守甲乙等竊計獻  
賊強暴尙不足慮粵寇復何能爲又以自己眷屬已俱  
出城遠避更可無虞故歛重貲而不肯募勇亡何謀者  
疊報賊至甲乙等斥其造言惑衆杖之賊至愈近後謀  
者聞前謀者均受杖遂箱口而遁賊至甲乙等棄城而

逃城陷屠戮殆盡賊訶知甲乙等眷屬輦重貲遠避  
壤窮蒐得之殺劫淫虜受禍尤慘一家靡有子遺矣嗟  
乎如方伯某公叔姪報應顯然固見天道之不爽然聞  
其尙能不惜出貲募勇自衛及身幸免於難若某紳之  
子甲乙等但欲貲而不募勇貽害桑梓並災及身家棄  
城而逃受禍尤慘以某公較之不猶彼勝於此歟

朱封翁

朱蓮塘封翁諱宗潘吾皖涇縣人世居東鄉黃田村少  
業儒以家中落改而服賈累貲百萬好行其德生平所

作善事更僕難數性至孝居父喪慟幾絕咸豐六年粵  
寇犯涇縣村人紛紛竄避翁時奉母家居母年九十有  
六艱於步履翁聞警恐母驚悸祕不敢告籲天而泣淚  
皆成血賊竟他去母得無恙尋以無病而卒翁年已七  
十擗踊號慟如孺子然越歲賊再至村中劫掠一空僉  
謂前次幸免於難實翁孝心所感也翁卒之前夕村人  
夜行見輿馬羽葆燈火紛繁馳擁鹵簿往村中去試敏  
從役謂特來迎朱封翁者訝之詰朝往探翁適於平明  
考終始悟爲陰曹儀仗也翁享壽八十有一以季子子

典觀察守謨賈果膺一品封典誠異數也

里藥子曰咸豐癸丑粵寇下甯時予木生先妣史太恭人卧病在牀村中警報一日數至不孝兄弟相對皇皇無所爲計而賊竟未至及先妣見背後賊始至村老屋新居悉成灰燼既賊蟻聚吾皖四鄉枯柩賊或昇以築營或劈以爲薪白骨狼籍於道先妣殯後卜兆以無吉壤暫爲權厝癸亥冬有數賊竄至厝室將燃棺木爲禦寒計甫欲舉火而大兵猝至賊棄而逃而棺之前和燧灼之跡尙存睹之不勝悚慟謂非先妣靈爽所自爲呵

護耶觀封翁之孝之善足徵天道之可憑誰非人子能  
無對而生愧乎至先妣生平懿行前於灤州夜話時已  
畧述之茲不再贅



跋

吾邑許君叔平世守舊香幼湔庭誥肆力於詩古文詞  
少應童子試邑侯江夏王廉普方伯郡伯儀徵卞竹辰  
中丞學使嘉興沈鼎甫宗伯皆目爲奇才旣列邑賢聲  
華藉甚試輒高等新建程懋棠中丞撫吾皖延爲上賓  
後吾皖望江倪蓮舫方伯開藩金閫招致幕府待以國  
士會予筮仕吳會因得時相過從君齒當綺歲偶與辨  
論古今商榷得失詞鋒雪雪英光逼人每秋試闈藝羣  
相許可屢薦未售殊堪太息迨遭離亂閒關轉徙益增

蕉萃憶已未重晤蘇臺君方爲學使鹽山孫蓮塘少宰  
襄校試卷少年豪雋之氣已消除殆盡矣今四表又安  
君以從征功得官邑令雖不無出山之心而謁選絀貲  
奈何徒喚癸酉子遊廣陵君適客都轉家子箴方伯幕  
中意外把晤款接甚懽急詢君平日所著作十餘種稿  
本幸未盡散佚願助薄貲趣爲陸續付梓僉謂蘭苕館  
外史里乘十卷義關勸懲宜先鐫版茲將竣工爰爲跋  
其緣起倘全集次第一律刊行卽以此爲嚆矢焉可也  
同治甲戌小春同里麟斬方錫慶跋

我朝小說軼乎歷代膾炙人口者四曰聊齋志異曰閱微草堂筆記曰紅樓夢曰儒林外史紅樓夢與外史以俗言道文情究其指歸與施耐庵王弇州諸作等耳雖寓勸懲之旨觀者懵焉志異乃悲憤之書文筆直參左國連峭冷雋前此未有特流於尖刻無風人敦厚之思筆記持論允矣鬼狐太多且皆短篇說理有餘行文不足是皆有所憾焉外此如諧鐸六合內外瑣言耳食錄夜談隨錄品花寶鑑則更自鄙以下矣許叔平先生里藥一書最後出以漢魏古豔之筆寫吳蒼禍福之原身

際亂離目擊因果所記皆信而有徵不託之元虛縹緲  
文心結構如剥蕉抽繭繪聲繪影無不畢現紙上使閱  
者欣然喜懍然悟終之以凜然懼先生教世之心若是  
其明且切也可謂盡有小說家之長而祛其短足與正  
史相表裏者矣余識先生於題襟館中數年今夏再遊  
邗江出以見示蓋已付剞劂公諸同好矣亟跋數語使  
海內有心人讀之勿徒爲搜神齊諧觀也先生年已六  
十疊舉二雄天之報施於此可見視湯若士地下之壯  
丹亭其用心不犬判乎浙西金安清跋